

毛陽光 余扶危 主編

洛陽流散唐代  
墓誌彙編  
上

Luoyang Liusan Tangdai  
Muzhi Huibian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毛陽光 余扶危 主編

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 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全二冊 / 毛陽光, 余扶危主編.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12（2016.10 重印）

ISBN 978-7-5013-5179-4

I. ①洛… II. ①毛… ②余… III. ①墓誌-彙編-中國-唐代  
IV. ①K877.4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24380 號

書名 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全二冊）  
著者 毛陽光 余扶危 主編  
責任編輯 孫彥 廖生訓  
編輯助理 景晶 黃鑫  
裝幀設計 九雅工作室

---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原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nlcpress@nlc.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裝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2次印刷

---

開本 787×1092 毫米 1/8  
印張 86.5  
字數 790 千字

---

書號 ISBN 978-7-5013-5179-4  
定價 1280.00 圓

# 編輯委員會

主 編 毛陽光 余扶危  
委 員 牛紅廣 王學文 趙振華 趙水靜 張曉月 鄧盼盼  
拓片攝影 崔松欣 毛陽光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成果(0930)

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項目成果(2009-JD-011)

# 前言

這部書所關注的，是近年來洛陽新出土並流散到私人收藏家以及外地的唐代墓誌。洛陽作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古都，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都是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尤其到了隋唐時期，這裏長期是國家的東都或東京，唐高宗後期一直到武周時期又是國家的政治中心，人文薈萃，物華天寶。洛陽所處的都畿道以及河南道經濟非常發達，人口較為密集，交通便利。加之洛陽歷史積澱形成的濃厚的喪葬文化，許多的達官顯宦、世家大族死後就葬在這裏。許多人由於家族的祖塋在此，也不遠萬里歸葬到這裏。除了隋唐洛陽城北的邙山之外，城南的平原地區、龍門山、萬安山，偃師縣的首陽山都是這一時期重要的塋域。這都促使洛陽的唐代墓葬數量極大，也成為新出土唐代石刻文獻的淵藪之一。從上個世紀以來，洛陽地區出土了大量唐代墓誌，此階段出土的唐代墓誌絕大多數見於《唐代墓誌彙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全唐文補遺》（一—七輯），而圖版部分則被收入《千唐誌齋藏誌》《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洛陽卷》《洛陽新獲墓誌》《曲石精廬藏唐墓誌》等書中。這些墓誌資料內容廣泛，視角多樣，涉及唐代社會各階層以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內容，使得學術界認識到出土唐墓誌蘊含的史料價值，極大推進了二十世紀唐代史的研究。

步入新世紀以來，洛陽地區又新出土了大量的唐墓誌，其中一部分是在地方經濟建設中被文物部門搶救發掘出土的。除此之外，還有相當部分是被盜墓者盜掘出土的。被盜掘出土的這部分唐墓誌數量相當大，其中部分被洛陽地區的文博單位以及地方高校所徵集，這其中千唐誌齋博物館、洛陽文物第二工作隊所獲最多，這兩家單位的徵集品目前已經分別出版為《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二·千唐誌齋卷》《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洛陽新獲墓誌續編》。洛陽師範學院也徵集了二百餘方新出土墓誌，時間跨度從北魏一直到清代，其中以洛陽新出唐墓誌為大宗，有二百多方。重要者如《徐嶠墓誌》《桓臣範墓誌》《高真行墓誌》《陳希望墓誌》《史孝章墓誌》《楊元卿墓誌》《趙宗儒墓誌》《苑咸墓誌》《陳君賞墓誌》《薛兼訓墓誌》《蕭元禮墓誌》等。這部分墓誌中少部分被收入《洛陽新出土墓誌釋錄》，二〇〇四年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還有部分拓本散見於《河洛墓刻拾零》《邙洛碑誌三百種》《秦晉豫新出土墓誌搜佚》等圖錄中，但相當部分尚未正式刊佈。此後，在王素、任昉先生的積極襄助下，洛陽師範學院所藏洛陽古代墓誌的整理被納入了《新中國出土墓誌》系列叢書，該項目在二〇一二年成功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中國出土墓誌整理與研究」，作為子課題，定名為《新中國出土墓誌·洛陽師範學院卷》。目前全部墓誌正在做最後的校訂工作，即將出版。除此之外，洛陽理工學院圖書館也收藏了二十三方洛陽出土唐墓誌，重要者如《支謨墓誌》《姚愛同墓誌》《李釋子墓誌》。而洛陽偃師商城博物館也收藏有一些新出土的唐代墓誌，其中部分是考古發掘出土的。

盜掘出土的相當數量的唐代墓誌，都流散到洛陽當地的古玩商以及收藏家手中，如偃師宋姓收藏家收藏墓誌達數百方，唐代墓誌應該是大宗。另外，洛陽碑誌拓片博物館、金石文字博物館也收藏了數量不菲的唐墓誌。而擁有數十方唐誌的收藏者更多。還有部分流散到鄭州、西安、北京、上海等地的收藏家和博物館中。其中，以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徵集最多，大約四百餘方。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洛陽出土並流散民間的唐墓誌不乏精品，已經刊佈的有《柳秀誠墓誌》《韋師墓誌》《李適之墓誌》《蕭元祚墓誌》《張之輔墓誌》《陳尚仙墓誌》《嚴復墓誌》《嚴希莊墓誌》《崔鄆墓誌》《狄兼謨墓誌》《楊收墓誌》《鄭太素墓誌》《李益墓誌》《姚合墓誌》《王宰墓誌》等，這裏不再一一列舉。尚未刊佈的數量還有很多。因此，對近年來洛陽出土並流散的唐代墓誌進行整理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編者對唐代墓誌產生興趣，是在陝西師範大學讀研究生時，業師胡戟先生就提示以唐代墓誌的重要價值，之後還選修了黃永年先生講授的『碑刻學』，而杜文玉先生利用唐墓誌研究唐代宦官家族的系列文章、榮新江先生研究粟特人的文章，也使筆者茅塞頓開。因此，先後研讀了大量唐代墓誌，並就其中涉及的問題撰寫過一些研究文章。一九九九年，筆者還有幸參加了『千唐誌齋建齋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借助這個機會，參觀了仰慕已久的千唐誌齋，並且結識了國內許多研究唐墓誌的知名學者。這更增加了筆者對唐墓誌的認識，增強了研究唐墓誌的信心。

這本書編纂的源起，要追溯到二〇〇四年九月，機緣巧合使我來到洛陽師範學院歷史系、河洛文化國際研究中心工作。當時中心所在的圖書館一樓走廊上擺放的幾十方墓誌使我感到非常震撼，仔細一看，都是唐代墓誌，諮詢相關工作人員，纔知道這些墓誌是師院圖書館從洛陽民間徵集的。當時就感到非常震驚，真是沒有想到，在《新中國出土墓誌》《千唐誌齋藏誌》《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洛陽新獲墓誌》等書籍編纂多年之後，洛陽還有這麼多的新出土墓誌。之後纔知道，這個工作在當時洛陽師範學院院長楊作龍教授的大力支持下，已經進行了數年，所搜集的唐墓誌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規模，而且許多是前面提到的極具史料價值的唐墓誌。此後，筆者也參與了這批墓誌資料的整理與研究。

隨著在洛陽工作時間的延長，更多的新出土唐墓誌使我眼花繚亂。令人遺憾的是，寓目的唐墓誌大多數都是盜掘出土的。面對著這些不知何時、何地出土，不知未來去向何方的墓誌，真是讓人扼腕歎息。此時，洛陽學者趙君平編纂的《邛洛碑誌三百種》和《河洛墓刻拾零》兩書先後問世，書中收錄了許多洛陽流散的唐代墓誌，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但這些書在編纂中存在著的諸多問題也使我萌生了系統搜集這些流散唐墓誌拓片資料並加以整理的念頭。我將這個想法告訴了洛陽文物隊原隊長，也是我的好友余扶危先生，他很贊成這項工作。由於近年來國內文物收藏市場的火爆，新出土墓誌價格被炒作得非常高，因此搜集原石也不現實。而拓片資料相對而言價格稍低，也能夠如實反映墓誌的情況，對於史料搜集方面而言是夠了。考慮到洛陽地方文博單位和科研機構收藏的唐墓誌都能得到良好的保護，並且相關書籍正在出版或編輯，而流散民間的這批唐墓誌資料大部分研究者難以見到，墓誌的文獻和史料價值長期不為人所知，需要及時地整理和刊佈，於是當時確立的原則是祇搜集近年洛陽新出土的，並且收藏在民間、被收藏家以及外地公私博物館收藏的洛陽唐墓誌拓片。

從二〇〇八年起，筆者就開始系統地搜集洛陽唐代墓誌的拓片資料。經常流連於洛陽的幾大古玩城之間，與從事石刻拓本生意的古玩商攀談，瞭解唐墓誌出土信息，搜集新出土拓片資料。

搜集洛陽新出土唐代墓誌的過程非常艱辛，因為這些新出土的唐墓誌相當多都是盜掘出土的，挖掘、買賣的過程都是在私下進行的。我們對於許多墓誌的出土情況懵然不知，一些墓誌一經出土就流散到外地，在當地留下的拓片資料非常少。如唐懿宗時高官李當夫妻墓誌早已出土，俱為長寬九十厘米的精品，筆者也僅見過拓本，據傳墓誌已經流散到鄭州。而許多收藏家購得墓誌後也秘而不宣，視為拱璧。據筆者所知，有些洛陽地方收藏家手中的墓誌多達三四百方，這些人收藏墓誌是出於愛好，並不為牟利，也不從事研究，因此外界幾乎見不到拓片，因此相關信息也就無從知曉。而收藏數方乃至數十方墓誌的收藏者數量更多。如二〇一二年六月，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到孟津南石山村進行調研，在一個生產三彩的企業家家裏見到數方墓誌，墓誌就放在屋裏。粗看都是唐代墓誌，其中一方郭姓的墓誌，首題下方署『國子廣文博士鄭虔撰』。尤其是一些唐代重要人物的墓誌，收藏家出於種種顧慮，不願意讓外界知道，很少有拓片資料流出，因此搜集起來難度就更大。如唐後期昭義、澤潞節度使劉悟的墓誌，該墓誌長寬均為一百三十厘米，是目前洛陽已出土唐墓誌中最大的一方，而拓片也僅寓目過一次。搜集資料的感受可謂酸甜苦辣，五味雜陳。既有發現新資料的興奮，同時又有很多無奈。近年來，由於墓誌價格的飛漲，拓片的價格也隨之上升。尤其是一些尺寸較大、製作精美、書法精湛，涉及重要人物的墓誌拓片，由於製作費時、費力，傳拓較少而價格甚高，動輒數百元，乃至上千元。而且，許多墓誌出

土後就被倒賣到外地，拓片製作也非常少，價格也就昂貴。這都給我搜集拓本帶來了極大的困難，時感囊中羞澀。一些重要的墓誌如《李益墓誌》等，由於拓片數量少、索價高而沒有購買，但錯過之後就再也見不到了。爲了更可能多地保存墓誌資料的信息，筆者在搜集資料時儘量購買有誌邊和誌蓋的拓片。但拓印誌邊和誌蓋費工、費時，許多古玩商不願意多花費精力拓印。因此，祇有個頭較大、紋飾精美的墓誌誌邊和誌蓋更容易被關注。而誌蓋也被古玩商忽視，所以相當部分的墓誌沒有誌蓋。

經過幾年的努力，搜集到的唐墓誌拓片資料已經約五百餘種。這批墓誌大多是近年來洛陽周邊邙山、萬安山、偃師首陽山地區出土的。許多墓誌都關涉唐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多個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如二〇一一年在洛陽出土的《劉禕之墓誌》（〇七五號）——本書拓本編號，下同），誌主劉禕之是武后時期的北門學士，之後又任宰相，是唐前期著名的文人和政治家。由於違逆武后的旨意被賜死，該墓誌是其子劉揚名在睿宗即位後爲其父改葬而撰寫的。其中許多記載與兩《唐書》等資料吻合。但墓誌記載劉禕之被賜死的時間是垂拱二年七月十八日，兩《唐書》以及《資治通鑑》的記載均爲垂拱三年五月。墓誌銘是其子所記，不可能有誤，墓誌的記載應該是準確的。而墓誌中對其仕宦經歷的記載，許多史書中失載，其中對於研究北門學士的出現也有價值。《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及《元和姓纂》記載劉禕之子嗣僅有劉揚名一人，而墓誌記載除長子揚名之外，還有第二子大名、第四子審名。第三子正名、第五子有名、第六子異名均早逝。

唐懿宗宰相楊收及其妻韋東真墓誌近年也出土於河洛地區，本書皆有收錄。兩方墓誌（三一六號、三一七號）詳細記載了這位唐懿宗時期宰相的科第、仕宦、婚姻等情況。尤其是在咸通後期被貶，在端州被賜死，咸通末年在韋保衡的幫助下被昭雪，其弟護喪歸葬河洛等情況的記載，提供了許多新的史料，能夠彌補和糾正兩《唐書》《資治通鑑》等傳統文獻關於唐後期史事記載的許多疏漏與錯誤，如墓誌中楊收子女婚姻狀況的記載，就糾正了《北夢瑣言》相關記載所導致的流傳千年的錯誤。

杜確撰文的《崔漢衡墓誌》（二三四號），誌主崔漢衡兩《唐書》俱有傳，但記載非常簡略。而墓誌對於其家世、仕宦經歷、婚姻及子嗣記載均較正史詳盡。對其多次出使吐蕃進行會盟活動，使得唐蕃邊境多年安定，並在奉天之難中力請吐蕃出兵鎮壓朱泚叛軍等方面多所著墨，其記載亦可與兩《唐書》記載相印證。

雖然洛陽出土的唐代皇親國戚、高官顯宦的墓誌數量沒有長安多，已知的祇有追葬的睿宗崔氏、唐氏二孺人，睿宗豆盧貴妃，許王的幾個兒子，唐初功臣大多數都陪葬在關中。但武則天之後，由於洛陽獨特的城市地位，許多將相都葬在洛陽，如狄仁傑、張說、姚崇及其家族。另外，當時崔、盧、李、鄭、裴、蕭等北朝以來的世家大族成員多葬在洛陽，也出土了很多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墓誌。對於瞭解這一時期世家大族在政治中的作用、家族的繁衍和盛衰具有重要的意義。

例如本書就收入了多方姚崇家族的墓誌，都是新近在洛陽伊川萬安山姚氏家族墓地出土的。其中包括姚崇的長子姚彝和次子姚昇，二人在史書中記載極爲簡略。《舊唐書·姚崇傳》載：「崇長子彝，開元初光祿少卿。次子昇，坊州刺史。」還記載「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斷割不滯。然縱其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昇廣引賓客，受納饋遺，由是爲時所譏」。而二人的墓誌則詳細記載了二人的生平和仕宦等情況。如《姚彝墓誌》（〇八六號）記載其字「德常」，曾任都水使者，在任鄧州刺史檢校商州刺史時反對開通商州漕運的史事，皆爲史書失載。該墓誌還可以和今天仍樹立在伊川县彭婆乡許營村北姚彝墓前的姚彝神道碑相對勘，補充其殘缺的內容。姚彝的墓誌還是當時著名文人賀知章所撰。史書中僅記載姚昇曾任坊州刺史，而《姚昇墓誌》（一二七號）極爲詳盡地記載其仕宦的經歷，並在開元二十一年閏三月二十三日卒於許州刺史任上，多能補史書之闕。新近出土的《姚闢墓誌》（一九六號）則是安史之亂中擔任偽職的中書舍人李華所撰，記載在偽燕擔任殿中侍御史姚闢子姚闢「危不忘本」，最後「惟身與家，並陷於法」，四十四歲被燕政權殺害。墓誌可



以和之前洛陽出土的《姚叅墓誌》相印證，對於研究安史之亂中姚氏家族的境遇有重要的史料價值<sup>1)</sup>。

本書收入的《蕭諒墓誌》(一七三號)，誌主在天寶年間曾任御史中丞，與其兄蕭誠俱以善書而聞名。《書小史》記載其「善書，世謂誠真諒草」。遺憾的是蕭諒的生平情況文獻中記載極為簡略。墓誌詳細記載了蕭諒開元年間一帆風順的仕途經歷以及天寶年間受李林甫傾軋之後的落魄。同時也記載了蕭諒的才學，與開元天寶之際朝中名士的交遊。而該墓誌由玄宗時期史官韋述撰文，由墓誌可知，韋述為蕭諒妻族，這也是新發現的韋述的墓誌文字。近年來，其父蕭元祚，叔蕭元禮，從兄蕭言歲、蕭諤等墓誌在洛陽先後出土，蕭元祚墓誌即為其書丹。本書中還收錄了《沈公夫人蕭寵墓誌》(一六一號)，蕭寵是蕭諤的女兒，蕭諤的侄女。這對於研究中古時期蘭陵蕭氏的家族史頗有裨益。

臺灣學者葉國良一九九二年在臺北古玩店「寒舍」發現了《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並記錄了誌文，進行了初步的研究，此後該墓誌下落不明<sup>2)</sup>。本書中收入的《杜嗣儉閻夫人之誌》(〇七九號)，記載杜嗣儉為「晉鎮南大將軍、當陽侯預之十代孫，唐滑州長史大業之胄子」，則其是杜嗣先的長兄。儘管墓誌內容較為簡單，但許多記載可以和《杜嗣先墓誌》相對應，如杜嗣先葬於「洛都故城東北首陽原當陽侯塋下」，而杜嗣儉及妻閻氏也葬於「洛城東北首陽原當陽侯塋西南次」，可見這裏是杜氏家族的祖塋所在。墓誌也彌補了杜嗣先家族其他成員的情況。墓誌的撰文者「孤子友晉」則是杜友晉，《吉凶書儀》的作者。由此可知，杜友晉是杜嗣先之侄，杜嗣先撰《兔園冊府》。叔侄二人可謂各領風騷，於此也可見唐代京兆杜氏家族文學之風氣。墓誌也可以補充趙和平關於杜友晉生活年代及《吉凶書儀》成書時間的研究和考證<sup>3)</sup>。

除了重要官員以及世家大族成員的墓誌之外，洛陽流散唐代墓誌中還有許多雖然不涉及重要的人物或事件，精美程度也不高，但其揭示的卻是傳統文獻記載中忽略的一面，對於研究唐代歷史與社會也具有獨特的切入點和很高的史料價值。中古時期，洛陽也是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有較多的外來移民，也有外來的宗教。以往洛陽已經出土了相當數量的此類墓誌。本書就收入了多方唐代洛陽粟特人後裔的墓誌資料，如《安君夫人康勝墓誌》(〇一二號)、《安公夫人康敦墓誌》(〇三七號)、《康昭墓誌》(二六〇號)、《安玉墓誌》(二六二號)、《安氏夫人(花獻妻)墓誌》(二六六號)等等，對於研究這一時期洛陽粟特人的漢化與社會生活意義重大。如《康昭墓誌》中的康昭「肆行孝道，恒守父規。器度恢弘，性寬志直。言之與行，不妄不邪。忠信內脩，仁義外著。智謀深遠，禮樂周身。交結往還，有終有始。至於父母未餐之物，輒不先嘗；珍異之衣，輒不先服。孝敬和順，內外欽風。屏迹遁居，不樂榮貴。加以淨心三業，躬勤釋門。持戒脩齋，廣為勝福。自曾後四代，兄弟同居。衣服共施，饌非兩味。卑幼一等，癡駭無遺。親族孤貧，亦皆分惠」。他尊崇儒家孝道，皈依佛教。從其舉止和行為上看，已經沒有任何粟特民族的痕跡，完全是一個漢族士人的形象。康昭臨終之際，「唯常謂家眷曰：『人之脩短，會一有也。吾平生執奉，唯城南正悟師兄，兄之院西，即亡二兄之塋。身歿之後，安此域內。一旦近善知識，二迺恒聞真經。余之神魂早生化矣。』」體現出佛教對粟特移民思想與生活的深刻影響。而新近出土的《安玉墓誌》記載其妻彭城劉夫人居住在洛陽粟特人較為集中的彰善坊，為我們研究唐後期洛陽粟特人的婚姻情況提供了新的資料。

《花獻墓誌》(二七二號)在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意義更為重大。花獻是一位居住在洛陽的景教徒，墓誌明確記載其「常洗心事景尊，竭奉教理，為法中之柱礎，作徒侶之笙簧。而內脩八景，外備三常，將證无元，永祇万慮」。這是繼《李素墓誌》《米繼芬墓誌》之後，唐兩京地區發現的第三方唐代景教徒墓誌。該墓誌可以印證、補充二〇〇六年洛陽出土

〔一〕 趙振華《唐代姚闡及子姚叅、姚侑墓誌的學術價值》，《碑林集刊》十六輯，三秦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二〕 葉國良《唐代墓誌考釋八則》，《臺大中文學報》第七期，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一九九五年。

〔三〕 趙和平《〈吉凶書儀〉及〈書儀鏡〉成書年代考》，《敦煌學輯刊》一九九〇年第二期。

的景教殘經幢的相關記載，同時又對中古時期洛陽景教徒的生活以及洛陽景教傳播的情況提供了新的資料。有趣的是，花獻墓誌的撰文者卻是聖善寺的沙門文簡，從中可以窺見洛陽景教徒與佛教徒之間的微妙關係。對該墓誌編者另有文章專論，這裏不再贅述。

本書收入的一些女性墓誌也很有特色，如《趙夫人墓誌》（一九〇號）記載趙夫人「適於率更令鄭君，亦既□止，式歌樂莫，方燕婉以於飛，遽化離而有歎。又歸於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宇文公」。則趙夫人先後適鄭氏、宇文氏，此宇文公就是玄宗時期的宰相宇文融。墓誌記載了趙夫人嫁給宇文融之後的生活：「上相之門，弈弈而寵光斯盛；傾城之貌，峨峨而輝映當時。左右則僕御如雲，出入則車輿競道。」並且還為宇文融生下一女。然而，宇文融去世之後，趙夫人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榮華始茂，荼毒其嗟。既晝哭以盈哀，亦天只而興誓。於是屏鉛華之飾，服浣濯之衣。不茹葷羶，積十年矣」。趙氏應為宇文融妾室，死後由其女操辦喪事，也未與宇文融合葬。這方墓誌為研究宇文融以及唐代婦女再嫁、妾室的生存狀態提供了新的資料。而《單于吉華墓誌》（一二三號）記載雖然簡單，僅記載她是太常寺奉禮郎盧鷗的妻子，其祖、父分別是左衛大將軍胤、左金吾衛中郎將施。但該姓氏在以往的文獻中沒有出現過，應該是我們尚不知曉的北朝胡姓。《李夫人（韓重華妻）墓誌》（二六四號）誌主李夫人之夫就是甘露之變的參與者韓約，墓誌中使用的是其本名韓重華，且誌文為韓約親自撰寫。韓約雖然在《新唐書》卷一七九有傳，但記載甚為簡略。墓誌為我們瞭解韓約的生平和家世增加了新的史料。《薛府君夫人張氏墓誌》（五〇號）、《鄭太素合祔墓誌》（三二〇號）都生動記載了官僚貴族婦女在持家、教育子女、維繫宗族關係等方面所起的作用，體現出中古時期世家大族女性在鞏固家族門風和地位等方面的重要影響。

近年來，洛陽周邊的三門峽、鞏義、滎陽、許昌等地也出土了一定數量的唐墓誌，其中不乏具有很高史料價值者。如近年出土於靈寶，在唐睿宗景雲年間改葬的隋末名將張須陀的墓誌（〇七三號），詳盡記載了張須陀的家世、張須陀前半生的仕宦經歷和才情，以及在隋末農民戰爭中戰歿後的情形，能夠很好地補充《隋書·張須陀傳》相關記載的不足。《張有德墓誌》（〇九九號）兩年前出土於河南許昌襄城縣，秘書少監賀知章撰文。其孫是玄宗時期的重臣張暉，可能由於當時張暉地位尊崇，因此在遷葬其祖父時請賀知章撰寫了墓誌。這是最新一方賀知章撰文的墓誌。墓誌記載，張有德在隋末投靠秦王李世民，與劉武周作戰，之後從其入關。又由於王世充割據河南，張氏為潁川盛族，「遂令閒行還鄉，徵兵宛、葉」。此後，張有德「因據潑州，輯其離德，示以禍福，率眾言歸」。此後，其先後任桂州、夏州都督，最後任滄州刺史。而《舊唐書·張暉傳》記載其祖「德政」，武德年任鄆州刺史。墓誌記載與史書大相徑庭，且補充了許多新的史料，因此史料價值也非常高。有趣的是本書還收錄了洛陽出土的張暉之子張履冰墓誌（一八八號），其孫張誠墓誌（二二九號），可以參看。再如鞏義出土的武則天時期文人劉憲及其妻盧氏的墓誌（〇七六號、一四〇號），墓誌形制巨大，書法、紋飾俱佳，其中劉憲墓誌的撰文者是武后、中宗時期名宦和文人岑羲。墓誌詳細記載這位唐初文人的家世、科舉、仕宦、婚姻等情況，尤其是在武后、中宗時期的政治沉浮，刻畫了一位品德醇厚、文采橫溢、有正義感的官僚士大夫形象。其中涉及劉憲曾祖劉會、祖父劉舉的仕宦經歷，武則天時期的糊名試判，劉憲參與平定營州之亂等內容，都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這些墓誌雖然並沒有出土在洛陽，但畢竟處於古代洛陽的周邊地區，有些還是唐代洛陽的轄縣。且墓誌的許多記載關涉唐代史事，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這裏也一併收入。

本書中許多墓誌撰文者都是唐代著名官員及文人，除了之前提到的之外，還有劉憲、李邕、褚庭誨、孫處約、徐浩、唐衢、蕭昕、魏啓心、梁寧、蘇源明、穆員、元德秀、姚奔、姚勛、崔尚、達奚珣、衡守直、裴坦、彭偃、李君何、崔鉉、崔彥昭、令狐絢等，讀者可以查看本書的相關索引，這裏不再一一列舉。其中許多以前都未見作品傳世，如中唐時期文人唐衢以善哭而聞名，白居易還曾為此而賦詩，此事載入《舊唐書》卷一六〇《唐衢傳》。但唐衢並未有作品傳世，因此本書收入的唐衢撰文的《李璿夫人墓誌》（二四七號）就顯得彌足珍貴了。該墓誌是唐衢為友人李璿及妻鄭氏撰寫的墓誌銘，墓誌自稱「洪和唐衢」，洪和似指其家族郡望。這些無疑為唐代文學及文學史的研究又增添了新的資料。另外，本書收入的《崔賁

墓誌》(一七八號)，墓誌雖然不大，但撰文及書丹者是盛唐時期著名書法家徐浩，從中可以再次領略徐浩秀美的楷書。同時，墓誌中記載「公之季弟太子司議郎、攝監察御史顯追遠哀喪，庀徒戒事，刻篆遺美，徵詞同僚」。其中此崔顥極可能是《黃鶴樓》作者之崔顥，還望有心者深入考證。

與唐前期工整華麗、擅長用典的駢體文墓誌相比，唐中後期的一些墓誌用生動活潑的古文撰寫，其中的許多內容都頗值得玩味，對於研究唐人的精神世界與社會風氣都頗有裨益。如《盧巽墓誌》(二二〇號)記載其早年受達奚珣提攜，安史之亂中唐軍攻克洛陽，達奚珣由於出任偽官而身陷囹圄，無人問津。「公感一言之重，徑造圓扉，叙之以艱厄，贈之以縞紵。珣曰：「僕託身非據，自陷刑典，知音掃跡，誰肯見哀？忽辱厚貺，死生佩服，雖樂向之報遇，何以加此？」再如《李緄墓誌》(二一七號)記載李緄在涇原兵變中被叛軍俘獲，「賊泚大喜，署以右職，公偽以疾辭。兇渠逆類，誚諭交至。公懼不免，遂灼爛于身。身無完膚，觀者股慄，而公甘心焉。嗚呼！天祐貞純，神與正直，歷十餘旬，竟全大節」。二九九號《劉行餘墓誌》載國子毛詩博士劉行餘：「公夷淡閑曠，不汲汲於名利，善屬文，尤工爲今之律詩，綺麗清妍，作者推伏。性嗜酒好樂，遇親朋必款接開懷，留連宴席，雖彌日浹旬，無所懈倦。不務生業，常以一經過、一笑語爲急。苟有餘俸，必分贍羈旅，雖妻子凍餒，不以爲累。前謫宦南方，自道移朗，幾欲十稔，其間恣意遨遊，不捨風月，未嘗一日向隅似遷客者。嘗言曰：「窮通，命也，誰能戚戚於一世間以望富貴乎？未若適吾志而已矣。」極爲生動地刻畫了一位才氣橫溢、率性達觀、樂天知命的唐代士人形象。《鄭夫人(崔權)墓誌》(三一五號)記載崔權出任潮州刺史，「夫人再三勉諭，遂決南征。盡室皆行，惶惑途路。程途万里，水陸跋涉。自行役半年，方達海嶠。猶喜少長咸善，風土不殊，時遊樂以娛懷，或笙歌而適性。用安遠地，稍緩鄉情。日往月來，俄及歲滿。舉家相慶，遂復歸還」。體現出唐代北方士人對於閩嶺地區風土的畏懼，這也就不難理解當年韓愈被貶潮州之後的心情了。

以上編者祇是部分介紹了書中所收洛陽流散唐代墓誌的史料價值，限於編者個人的學識和研究局限，必定還有許多沒有注意到的內容，這些祇能有待更多的學者去研究、探索了。

近年來，關於洛陽出土歷代墓誌的圖錄已經出版了多種。其中一些有圖版和錄文，還有一些祇有圖版。最近出版的則有《秦晉豫新出土墓誌搜佚》《洛陽新獲七朝墓誌》《龍門區系石刻文萃》《洛陽鴛鴦誌輯錄》《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等，爲唐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但有些圖錄圖版質量參差不齊，內容錯誤較多，影響了書籍的質量。其中《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爲專業研究者參與整理並把關，質量較好。筆者認爲，編輯墓誌拓片資料，不僅是供書法家和愛好者欣賞的，更重要的是提供給學術界進行研究，除了高質量的拓本用於製作圖版之外，最好要有高質量的錄文，這樣纔更具有實用價值。這是因爲單純的圖版並不能夠讓讀者很好地使用這些珍貴的史料。經過數千年的歲月，自然環境和人爲因素都會導致墓誌的侵蝕和損壞，因此，許多墓誌本身就漫漶不清，不易釋讀。而且，一些拓片製作水準較低，有些就是在墓誌出土現場製作，加大了讀者釋讀的困難。再者，一些高級別的唐墓誌由於本身尺寸比較大，受書籍開本的限制，刊印到書本上往往無法看清。就唐代墓誌本身而言，都是用駢文和古文撰寫，其間使用大量典故和當時的用語，且都有較多的俗體字，還有文字誤寫與脫漏現象，釋讀起來具有相當的難度。有鑒於此，爲了便於讀者的使用，本書採用圖版附帶錄文的整理方式。所有的墓誌都經過編者認真的釋讀。同時編製墓誌主和撰者、書丹、刻字者人名索引。拓片也經過專門托裱，使用專業相機拍照，使得這些資料更加完美地展示在讀者面前。

本書收入的三百二十二方墓誌的拓本資料相當部分是首次刊佈。當然，由於近年來洛陽新出土墓誌的圖錄已經有多種，其中也包含許多流散唐代墓誌，因此本書中部分墓誌拓本也存在與前書重複的情況。爲此，本書儘量使用更加清晰的善拓，力求更高質量的圖版，另附專業研究人員釋讀的錄文。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本書中收入的許多圖版是優於之前的一些圖錄的。尤其是對一些字跡漫漶不清墓誌拓本的釋讀更具實用價值，更便於學者的利用。

民國時期，洛陽先賢郭玉堂先生曾編纂了《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一書，詳細記載了當時洛陽古代石刻墓誌出土的相關情況，爲研究洛陽古代石刻保存了珍貴的一手資料。在

編輯本書時，筆者也企圖詳細記載墓誌出土時間、地點、收藏地點等相關信息。然而，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書中所收錄唐墓誌的相關時地信息很難確切探聽，而多數墓誌也下落不明。因此，為避免道聽途說出現的訛誤，本書祇著錄墓誌的尺寸、安葬時間，不再著錄墓誌出土的時地及收藏信息。

近年來，由於利益的驅動，洛陽伊川、偃師、孟津等地翻刻和偽造墓誌的情況也非常嚴重。目前來看，主要是對原石的翻刻與改刻。尤其是一些名人墓誌以及名家撰文、書丹，或者書法水準較高的墓誌多被翻刻。如顏真卿書丹的《王琳墓誌》，翻刻品達五六方，多被販賣到多地。再如洛陽師範學院河洛古代石刻藝術館收藏的《楊元卿墓誌》《趙宗儒墓誌》，也有數方的翻刻品。近年來洛陽地區墓誌製作水準愈來愈高，許多翻刻墓誌都是用真誌拓片摹刻，手工製作，人工做舊，有些翻刻品甚至使用過去的石頭，辨識也越來越困難。由於編輯者疏於檢審，致使一些翻刻和偽刻墓誌也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一些墓誌圖錄中，如筆者所見偽刻《賈勵言墓誌》，是在翻刻原石基礎上，在墓誌第二行添加「河南伊闕縣尉李華撰文並書」，企圖以此擡高身價，而該誌真品現藏洛陽師範學院河洛古代石刻藝術館，原誌根本沒有這行字。而多種圖錄都收入的偽刻《蔡鄭客墓誌》，也是先翻刻原石，然後將原石位於首題下方的「鄭州陽武縣主簿蕭昕撰」挪至第二行，並在其下添加「前汲郡新鄉尉李頌」，作偽痕跡明顯，文字生澀。而原誌現藏大唐西市博物館。再如《後唐故版授汝州刺史郭府君墓誌銘》，首題稱「後唐」就已露出馬腳，且文字醜陋，書法拙劣，筆者專門請專業拓工審看，確定為偽刻。又如《唐右豹韜衛大將軍燕郡夫人獨孤氏墓誌銘》實為篡改《全唐文》卷二二二張說《右豹韜衛大將軍贈益州大都督汝陽公獨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誌銘》而成。作偽者將獨孤公姓氏張冠李戴到李氏頭上，並隨意篡改張說原文，如將原文中的「李感之女」換為「獨孤感之女」，諸如此類，手法拙劣。而偽刻還將墓誌做成八棱經幢形制，更是不倫不類。本書中所收錄的《李達墓誌》（二八八號），洛陽師範學院河洛古代石刻藝術館就有一方翻刻品，原誌現藏洛陽金石文字博物館。而書中收入的《李寶會墓誌》（一三三號），墓誌原石沒有撰書人的相關信息，但目前市場上已經出現了在墓誌首題下方添加「右拾遺徐浩撰」的拓本，添加文字與原石文字差異明顯。筆者所見的翻刻品還有《楊元亨墓誌》《崔彥冲墓誌》等。為了避免本書中出現類似的問題，筆者專門邀請洛陽專門從事拓片製作的朋友來審定拓片資料，去偽存真，最大可能地避免翻刻和偽刻墓誌拓本的竄入。

一些學者對於使用盜墓出土的墓誌資料一直有不同的看法，認為這些墓誌來路不明，多是非法盜掘，而非科學發掘出土，或出於墓誌作偽等顧慮而反對對這些墓誌的整理與刊佈、研究。但是，墓誌本身僅僅是古代喪葬用具之一，由於其所包含較高的史料價值而受到歷代學者的關注，不能因為盜掘出土就無視其史料價值。拒絕與無視這些墓誌的存在並不能有效地杜絕古墓的盜掘，古墓盜掘的背後存在着一個巨大的市場和利益鏈條，它並不因為政府的否定和漠視而消滅。作為研究者，我們也對大量古代墓誌被盜掘出土而感到觸目驚心和惋惜。然而，我們又是無能為力的。面對這麼多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墓誌，明知道並非作偽而意義重大，我們祇能投入到這些資料的搜集、整理與研究中去，祇有這樣，纔能引起社會更多的關注和職能部門的強有力行動。

在編輯本書過程中，筆者深深感到整理與研究唐代墓誌的重要意義和價值。為了展示新出土的唐代墓誌資料，交流研究經驗並推動新出土唐代墓誌的深入研究，在中國唐史學會領導的大力支持下，二〇一一年九月，筆者所在的洛陽師範學院河洛文化國際研究中心承辦了「新出土唐墓誌與唐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許多國內外知名的唐史專家蒞臨研討會，就新出土唐墓誌的整理和研究成果進行交流和探討。通過此次研討會，也使筆者深受鼓舞，有這麼多學者的關注與支持，關於唐代墓誌的整理與研究一定會成果輝煌。同時，編者將會繼續洛陽流散唐代墓誌的整理與研究工作，為唐代文獻的整理盡自己的綿薄之力。

毛陽光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日

## 凡例

- 一、本書所收錄的是二〇〇〇年以來洛陽及其周邊地區出土的唐代墓誌的拓片資料，目前這些墓誌都流散在民間收藏家手中及洛陽之外的公私收藏機構中。
- 二、本書收錄拓片資料按照墓誌安葬時間為先後順序。每張拓片圖版之後有拓片的尺寸、書體、行數、字數以及墓誌錄文等信息。為便於檢索，本書最後還附有墓誌誌主人名索引、撰書及刻工人名索引。
- 三、拓片圖版的題名按照墓誌首行的題名，如首行無題名，則由編者根據墓誌內容擬定。括號內誌主名諱為編者根據墓誌內容所加。
- 四、本書的墓誌拓片錄文使用通行規範繁體字，並加以標點。拓片中漫漶不清、無法辨識的字用「□」標示。對於墓誌中出現的異體字、缺筆字等，錄文都使用通用繁體字；墓誌中使用的簡體字、通假字，錄文則原樣照錄。
- 五、對於墓誌中出現的明顯的誤寫以及缺字、漏字，以注釋的形式加以說明。

# 目錄

前言	一	○一八 唐故黔州都督府石城縣丞霍君(玄)墓誌銘 總章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三六
凡例	一	○一九 唐故宋君(劉師)墓誌銘 總章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三八
○一 隋故參軍官府君(惠)墓誌銘 貞觀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二	○二〇 大唐洛州偃師縣故處士趙君(貞)墓誌銘 咸亨元年九月十四日	四〇
○二 唐故宋令(徹)墓誌 貞觀二十年七月十二日	四	○二一 唐故陳州宛丘縣丞柱國彭君(皎)墓誌銘 咸亨二年正月十一日	四二
○三 大唐故天山縣令侯府君(仁愷)墓誌銘 貞觀二十二年三月二日	六	○二二 大唐故陪戎副尉鄭君(道)墓誌銘 咸亨二年七月十二日	四四
○四 唐故處士徐君(伽仁)墓誌銘 永徽三年五月十六日	八	○二三 唐故武騎尉彭城劉府君(吳客)墓誌銘 咸亨二年十二月十日	四六
○五 大唐故使持節楚州諸軍事楚州刺史上柱國荀君(暄)墓誌銘 永徽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〇	○二四 大唐故洛州汜水縣令王府君(正因)墓誌銘 咸亨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四八
○六 隋故漢川郡興勢縣長趙君(簡)墓誌銘 永徽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二	○二五 大唐驃騎將軍吉府君(慈)墓誌銘 咸亨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五〇
○七 唐故郭氏陳夫人(昭)墓誌銘 顯慶五年正月十九日	一四	○二六 唐故寧遠將軍益州玉津府折衝都尉上柱國麴君(建泰)墓誌銘 咸亨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五二
○八 大唐故處士宋府君(越)墓誌銘 顯慶五年四月三日	一六	○二七 唐故洛汭府旅帥劉君(端)及夫人公孫氏墓誌 上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五四
○九 大唐故河南縣學生成君(應)墓誌銘 龍朔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一八	○二八 □□右十三監上輕車都尉孫府君(休)墓誌銘 上元二年十二月二日	五六
○一〇 唐故處士楊君(衡)墓誌銘 麟德元年十一月五日	二〇	○二九 唐故索夫人墓誌銘 儀鳳三年五月十一日	五八
○一一 大唐故文林郎衛君(元慶)墓誌銘 麟德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二二	○三〇 唐故洛州新安縣主簿濟陽丁公(孝範)墓誌銘 調露元年八月十二日	六〇
○一二 唐陪尉安君故夫人康氏(勝)墓誌銘 麟德二年四月八日	二四	○三一 大唐承務郎明君故夫人李氏墓誌銘 調露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六二
○一三 唐故麟寶府左果毅都尉張君(峻)墓誌銘 乾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二六	○三二 唐故張夫人(法)墓誌銘 永淳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六四
○一四 大唐故處士朱君(昭達)墓誌銘 乾封二年十一月五日	二八	○三三 唐故文林郎馮君(樹)并夫人郭氏墓誌銘 永淳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六六
○一五 大唐故車騎汝州魯山縣令董君(士)墓誌 總章元年十月十日	三〇	○三四 大唐故容州都督李府君(儉)墓誌銘 光宅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六八
○一六 唐故奉駕大夫饒安公賀若府君(貞亮)墓誌銘 總章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三二		
○一七 唐故陵州別駕李九定妻博陵崔夫人(善信)墓誌 總章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三四		

- 三五 唐故魏君(仙)墓誌 垂拱三年正月十四日……………七〇
- 三六 大唐故處士高君(佛來)墓誌銘 垂拱三年二月十五日……………七二
- 三七 大唐故處士安公康夫人(敦)墓誌 垂拱三年二月十五日……………七四
- 三八 唐故處士樊君(昭)并夫人魏氏墓誌銘 垂拱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七六
- 三九 大唐故上護軍游君(通)李夫人合葬墓誌銘 永昌元年二月十九日……………七八
- 四〇 大唐故朝議郎行洛陽縣尉上柱國馬君(烈)之銘 永昌元年四月十日……………八〇
- 四一 大唐故監門直長趙君(興)之墓誌銘 載初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八二
- 四二 唐故張府君(客)墓誌銘 天授二年正月一日……………八四
- 四三 大周故朝散大夫行夔州大昌縣令上柱國張君(藥尚)墓誌銘 天授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八六
- 四四 唐故越州諸暨縣主簿張君(行果)墓誌銘 天授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八八
- 四五 唐故洛州廣武縣令王君(正因)墓誌銘 天授二年十月三十日……………九〇
- 四六 大周故朝散大夫行台州寧海縣令崔君(安敬)墓誌銘 長壽二年二月十三日……………九二
- 四七 大周故汝州司馬牛公(陵)墓誌銘 長壽三年一月十三日……………九四
- 四八 唐故郢州司倉鄭公(智)墓誌銘 證聖元年……………九六
- 四九 大周故唐安東都護府萬金鎮副騎都尉李府君(吉)墓誌銘 天册萬歲二年正月十六日……………九八
- 五〇 唐故使持節泉州諸軍事泉州刺史上柱國河東薛府君夫人張氏墓誌銘 萬歲登封元年一月十八日……………一〇〇
- 五一 大周九江王嗣子行尚衣直長(武)恭之墓誌銘 萬歲通天二年二月六日……………一〇二
- 五二 大周瀛州鄭縣丞王君(玄策)墓誌銘 神功元年十月二十一日……………一〇四
- 五三 大周前朝散大夫行台州臨海縣令李府君妻故太康縣君陳郡謝夫人(令婉)墓誌銘 聖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一〇六
- 五四 大周故上柱國劉君(端)墓誌銘 久視元年七月二十六日……………一〇八
- 五五 唐故處士郭府君(機)墓誌之銘 大足元年六月十日……………一一〇
- 五六 大周故唐太僕寺丞許君(行真)夫人李氏墓誌銘 長安元年十二月八日……………一一二
- 五七 大周故常州武進縣尉門君(道)墓誌 長安二年十一月十日……………一一四
- 五八 大周故雍州萬年縣令孫公(尚客)墓誌 長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一六
- 五九 隋故王夫人墓誌銘 長安三年二月……………一一八
- 六〇 唐故蜀州司戶參軍事豆盧府君(軌)墓誌銘 長安三年十月十五日……………一二〇
- 六一 唐故詹事府主簿王公(鼎)墓誌銘 長安三年十月十五日……………一二二
- 六二 大周朝議郎行婺州金山縣尉上柱國趙郡李府君故夫人趙氏墓誌 長安四年二月五日……………一二四
- 六三 大周故吉夫人墓誌銘 神龍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一二六
- 六四 大唐宋州孔氏(行讓)王夫人銘 神龍元年十一月九日……………一二八
- 六五 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蔚州刺史公孫府君(道育)墓誌銘 神龍元年十一月九日……………一三〇
- 六六 大唐冠軍大將軍行左領軍衛將軍上柱國威化郡開國公翟公(奴子)之墓誌銘 神龍元年十二月九日……………一三二
- 六七 大唐故朝散大夫宣州秋浦縣令許府君夫人周氏墓誌 神龍二年十一月二日……………一三四
- 六八 大唐故魏州長史李君(延嗣)墓誌銘 景龍三年十月十四日……………一三六
- 六九 大唐故上騎都尉朝散郎吏部常選楊公(處濟)墓誌銘 景龍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一三八

- 七〇 大唐故左監門率府兵曹參軍李君（貞庶）墓誌銘 景龍三年十二月三日……………一四〇
- 七一 大唐故游擊將軍上柱國李君（禮）墓誌銘 景龍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一四二
- 七二 大唐故安州都督柳府君（秀誠）墓誌銘 景雲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一四四
- 七三 隋故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齊郡通守河南道討捕黜陟大使贈金紫光祿大夫滎陽郡守張府君（須陀）墓誌銘 景雲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一四六
- 七四 大唐故沔州司戶參軍趙君（元祚）墓誌銘 景雲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一四八
- 七五 大唐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昭文館學士臨淮縣開國男贈中書令劉氏先府君（禕之）墓誌銘 景雲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一五〇
- 七六 大唐故正議大夫守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崇文館學士贈使持節都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上柱國中山劉府君（憲）墓誌銘 景雲二年十月八日……………一五二
- 七七 大唐故國子博士豪州諸軍事豪州刺史吳君（楊吾）墓誌銘 景雲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五四
- 七八 大唐前恒州司功參軍蕭君妻李氏墓誌銘 太極元年二月十五日……………一五六
- 七九 大唐故虢州盧氏縣尉杜府君（嗣儉）閻夫人之誌 先天元年九月十八日……………一五八
- 八〇 故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傅公（遊藝）墓誌 先天元年十一月十九日……………一六〇
- 八一 唐故滑州胙城縣令北海郡唐府君（踐正）墓誌銘 開元二年八月三十日……………一六二
- 八二 李君夫人墓誌銘 開元三年二月十八日……………一六四

- 八三 大唐故虢州朱陽縣令衛府君夫人（董氏）墓誌 開元三年四月十九日……………一六六
- 八四 唐故朝散大夫行豫州司功參軍崔府君墓誌銘 開元三年十月……………一六八
- 八五 大唐故集州刺史薛府君（文休）墓誌銘 開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一七〇
- 八六 唐故光祿少卿上柱國魏縣開國子姚君（彝）墓誌銘 開元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七二
- 八七 大唐故綿州巴西縣袁府君（勝）墓誌銘 開元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七四
- 八八 唐故常州長史宗君（瑾）墓誌銘 開元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七六
- 八九 大唐故朝散大夫鄭州原武縣令鄧公（成）墓誌銘 開元六年正月二十六日……………一七八
- 九〇 大唐故許王第三子（李璟）墓誌銘 開元六年十二月一日……………一八〇
- 九一 唐故常州義興縣令上柱國秦府君（懷道）墓誌銘 開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八二
- 九二 唐故汴州浚儀尉鄭君（若芳）墓誌銘 開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八四
- 九三 大唐蜀州唐安縣令李君故夫人鄭氏墓誌銘 開元七年三月二日……………一八六
- 九四 大唐故冠軍大將軍史北勒（多）墓誌 開元七年四月十五日……………一八八
- 九五 故烏程郡太君丘夫人（法主）墓誌銘 開元八年十月六日……………一九〇
- 九六 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邢州諸軍事邢州刺史上柱國汝陽縣開國男韋府君（銑）墓誌銘 開元八年十一月……………一九二
- 九七 唐故兗州金鄉縣丞薛君（釗）墓誌銘 開元九年六月十四日……………一九四
- 九八 大唐故何君（智）墓誌銘 開元九年十月十日……………一九六
- 九九 故銀青光祿大夫滄州刺史始安郡開國公張府君（有德）墓誌銘 開元九年十一月六日……………一九八



- 一〇〇 大唐故朝議郎行楚州盱眙縣令柱國焦君(逸)墓誌銘 開元十年  
閏五月二日……………二〇〇
- 一〇一 故太原孫府君(璆)墓誌銘 開元十一年二月六日……………二〇二
- 一〇二 大唐故漢州司戶參軍周府君(道沖)墓誌銘 開元十一年十月  
十七日……………二〇四
- 一〇三 大唐故朝散大夫守滄州長史陳府君(曜)墓誌銘 開元十一年  
十一月四日……………二〇六
- 一〇四 大唐故登州蓬萊縣丞王君(賓)墓誌銘 開元十一年……………二〇八
- 一〇五 唐故太中大夫行淄州長史李君(明允)墓誌銘 開元十二年  
正月二十一日……………二一〇
- 一〇六 大唐故朝散大夫太子右贊善大夫徐國公李君(行淹)墓誌銘  
開元十二年四月八日……………二一二
- 一〇七 □俊及妻楊氏墓誌銘 開元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二一四
- 一〇八 唐故京兆府藍田縣主簿李府君(仲思)墓誌銘 開元十二年閏  
十二月……………二一六
- 一〇九 唐故潤州句容縣丞彭城劉府君(大時)墓誌銘 開元十四年五月  
七日……………二一八
- 一一〇 大唐左監門衛中郎獨孤君故夫人康氏(淑)墓誌銘 開元十四年  
十一月八日……………二二〇
- 一一一 唐故龍興縣丞柴府君(晦)墓誌銘 開元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二二二
- 一一二 唐故明州司馬溫府君(曦)墓誌銘 開元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二二四
- 一一三 大唐故宣議郎行邵州司法參軍薛府君夫人周氏(嚴順)墓誌銘  
開元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二二六
- 一一四 大唐京兆韋氏(澤)故妻袁夫人(瓊芬)墓誌銘 開元十六年  
八月二十日……………二二八
- 一一五 大唐故黃州刺史高府君妻隴郡夫人李氏(端淑)墓誌銘 開元  
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二三〇
- 一一六 唐故晉州司士崔府君(行首)墓誌銘 開元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二三二
- 一一七 大唐故仙州方城縣令石府君(獎)墓誌銘 開元十七年二月  
二十四日……………二三四
- 一一八 唐故蘭楚珍墓誌銘 開元十八年四月七日……………二三六
- 一一九 大唐故贈游擊將軍右武衛翊府左郎將馮翊魚公(涉)墓誌銘  
開元十八年十月四日……………二三八
- 一二〇 唐故魏州刺史金城公(尹元緯)夫人聞喜縣君聞喜縣太君(裴冬日)  
神道墓誌銘 開元十八年十一月十日……………二四〇
- 一二一 商州別駕夫人刀氏墓誌文 開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二四二
- 一二二 大唐故通直郎行福州都督府法曹參軍郭公(子喬)墓誌銘 開元  
十八年十二月二日……………二四四
- 一二三 唐故單于吉氏(華)墓誌銘 開元二十年五月十三日……………二四六
- 一二四 大唐故宮闈局令孫府君(博碩)墓誌銘 開元二十年十一月二十  
一日……………二四八
- 一二五 大唐故中散大夫登州刺史韋君(俊)墓誌銘 開元二十一年五月  
二十日……………二五〇
- 一二六 大唐故大理卿上柱國袁府君(仁敬)墓誌銘 開元二十一年十月  
二十七日……………二五二
- 一二七 大唐銀青光祿大夫許州諸軍事許州刺史上柱國鄭縣開國伯姚府君  
(昇)墓誌銘 開元二十一年十月四日……………二五四
- 一二八 唐故正議大夫邢州長史贈相州別駕上柱國南陽張府君(承基)墓  
誌銘 開元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二五六
- 一二九 唐故朝議大夫護軍鄆州司馬皇甫公(無言)墓誌銘 開元二十二